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十六回 魏聘才初進華公府 梅子玉再訪杜琴言

話說前回書中梅士燮赴任之後，一切家事，內而顏夫人掌管，外而許順經理，井井有條。子玉仍係讀書，經籍之外研磨諸子百家。到花晨月夕，則有二三知己，明窗淨幾，共事筆硯。或把酒清談，或題詩分韻，所來往者劉文澤、顏仲清等為最密。

而怡園徐度香一月間亦過訪幾次，或遇，或不遇。

蓋度香局面闊大，現處福地，為富貴神仙，所以干謁紛紛而來，應酬甚繁。

即遇無事清閒之日，又須為諸花物色，茶靡石葉之香，鹿錦鳳綾之豔，雖傾倒一時，然較之小樓深處修竹一坪，紙帳開時梅花數點，反遜於玉、竹君等之清閒自在也。

卻說魏聘才其人在不粗不細之間，西流東列，風雅叢中，究非知己；繁華門下，盡可幫閒。目下與李元茂同住梅宅，一無所事，唯有出外閒遊。而元茂又另是一種呆頭呆腦的脾氣，與之長處，實屬可厭。聘才思量道：「我進京來本欲圖些名利，今在京數月，一事無成。且梅老伯又到江西去了，要兩三年才回，王老伯終是大模大樣，絕無一點關切心腸。長安雖好，非久戀之鄉，不如自己弄得一居停主人，或可附翼攀鱗，弄些好處出來，亦未可定。

我想富三爺交遊最闊，求他覓一機會，不甚為難。」主意定了，就坐車進城，來到金牌樓富宅，先著小使到門上一問。

聘才聽說三爺不在家，在對門貴大老爺處打牌，小使出來，聘才道：「貴大爺我去年卻拜過他，未曾見著，今日正好拜他。」即到對門來，傳進片子，聽得裡面叫：「請！」開了兩扇中門，聘才進去，卻是小小一個院落，只見貴大爺從正廳上出來，迎上前，與聘才拉了手，讓聘才進屋內炕上坐。聘才道：「兄弟來過幾次，總值大爺出門，偏偏遇不著。」貴大爺道：「兄弟差使忙，輕易不出城，倒常想同富三哥出城找吾兄逛一天，不是他沒有空，就是我有事，再停兩天就好了。」又講了些閒話，聘才留心屋內卻也收拾乾淨，一並是三間，東邊隔去了一間做書房。院子內東邊是粉牆，西邊一個月亮門，內有一扇屏風擋著，想必是內室了。只見炕上掛一幅藍地白字的迴文詩句，一幅冷金箋對子，是戶部總理寫的。兩旁是八張方椅，東邊擺一書桌，一盆小小盆景，一面是幾張方几。聘才正要開口，貴大爺道：「富三哥在此打牌，就在那屋子裡，咱們那邊坐罷。」就讓聘才進去。走到書房門口，有一小廝揭起了一個香色面簾，聘才跨將進去，只見富三將牌望桌上一放，打了一個呵欠，伸了一伸腰，見了聘才便站起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久不見了，好呵？」聘才拉個手，見屋裡尚有兩人，一人面南，一人面北，那面南的即起身照應，那面北的便似照應不照應的，略把身子鬆一鬆，就坐了，仍看著手中的牌。聘才看那上首一位的相貌，一臉酒肉氣，兩撇黃鬚，一雙蛇眼，衣帽雖新，不合官樣，約有四□四五歲。下首一位，已有五□餘歲，是個近視眼，帶了眼鏡，身上也是一身新衣。聘才便問道：「這兩位沒有請教貴姓。」那上首的即答道：「姓楊，我是這裡的街坊。」又問那位年老的，年老的慢慢的答道：「我姓閻。」貴大爺道：「這位閻簡安先生，是華府中的師爺。那一位是精於地理的，又是富三哥的乾兄弟，就在東衙衛那大宅子裡，號梅窗，行八。」說罷，小廝移了一張凳子，就放在富三上首，大家坐了。富三道：「你好呵！你在城外天天的樂，你也不來瞧瞧哥哥。你知道哥哥惦記你，你就不惦記我。我找你兩三回，你躲著不出來，你天天兒瞧戲，好樂阿！」聘才笑道：「那裡的話。那一天不想著三爺。因我老伯到江西去了，一切家事是托兄弟照應的，所以事情多一點兒。」那姓楊的便問聘才道：「足下在梅大人宅裡？」聘才道：「是。」因問道：「認得梅宅麼？」那人道：

「怎麼不認得？他們塋地的樹，還是我種的呢。」貴大爺道：「這楊老八的風水是高明的，我們內城多半是請他瞧的。」聘才便又拉攏起來，只有那個閻簡安是冷冰冰的，只與富、貴兩人講話。富三爺道：「歇了罷，這牌打得悶人，就是我輸了，算帳罷。」閻簡安便道：「怎麼就歇？方才打了兩轉。」梅窗道：「算了，不用來了。」於是，大家起身散坐，點籌馬，是閻、富兩人輸了。聘才道：「倒是我吵散了。」富三一手捶著腰道：「我本來不喜歡這個，輸了錢還惹悶。」閻簡安道：「可不是。」楊梅窗笑道：「誰叫你們打得這麼燦爛？將牌都亂發的，不輸你輸誰？」閻簡安笑道：「你好，我瞧見你幾時又贏過錢？不過會訛人就是了，只好在我與富三哥面前混滂，在貴大哥跟前就不能了。」大家說笑了一陣，貴大爺即命小廝拿出酒肴來，是四五樣葷素菜，一壺黃酒，賓主五人小酌了一回。

席中聘才對那閻簡安問起華府的光景，那老閻就覺得有些高興，便道：「敝東公子，是人間少有的。府裡的闊大；是說不盡的。」聘才又問同事幾位？簡安道：「在府裡住的有□幾位，在老爺子任上的有□幾位，其餘來來去去走動的，不計其數。我是老爺子三□年的交情，同著出過兵，與那些個朋友是兩樣的光景，哥兒待我是父輩的禮數。其餘就難講了。」原來這個閻簡安，是個半生半熟的老篋片，卻與華公有舊，嫌其心窄嘴臭，脾氣古怪，所以叫他在府裡住著。華公子是更不對的。楊梅窗是個土篋片，但知勢利，毫無所能。又是個裡八府的人，怯頭怯腦。因與富三爺是乾兄弟，又拉攏了些半生半熟的闊老，仗著看風水為名，胡吹亂講的一味貪財，或與地主勾通，或與花兒匠工頭連手，賺下人的錢，也捐了個從九候選，至於堪輿之學，實在不懂。是日談次，倒與聘才合了式，便要與聘才換帖，聘才是樂得拉攏的，便□分應酬。只有那位老閻是勢利透頂的人，如何看得起聘才，聘才也深厭其人。五人歡敘了一回，各要散了，楊老八並約聘才另日再敘。

聘才便同到富三家裡來，又坐了一回，便把心事講起。富三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何不就挪到舍下來，盤桓幾時。」重又說道：「我們舅太爺府中朋友最多。今日聽得老閻說，辭了那位出去，如今正少人呢。」聘才道：「舅太爺是那一位？」富三道：「你不記得去年在城外，瞧見那□幾輛車，車內那個貂裘繡蟒的，叫做華公子就是。」聘才心中□分歡喜，想道：這華公子勢燄熏天，若得合了式，弄個小小的出身，也還容易。

又遂問道：「他家去做朋友，不知要辦些什麼事？」富三道：「辦什麼呢？陪著喝酒，陪著看戲，閒空時寫兩封不要緊的書札。你還會彈唱，是更合他的心意了。這人本是個頂好的好人，只要盡拿高帽子孝敬他，他就喜歡，違拗他，他就冷了。我瞧你趨踰很好，人也圓到，你肚子裡自然很通透的了。我們舅太爺筆底下也來的，去年老佛爺叫他和過詩，並說好，還賞了黃辮子荷包一對，四喜搬指兒一個呢。你要去，我明日就薦你，包管可成。」聘才聽得喜動顏色，忙作揖謝了。因又想著這個老閻有些礙眼。忽又想到：「各人辦各人的事，不與他往來便了。」再坐了一回，辭了富三回寓。

明日，富三就到華公府來，見了華公子，就薦聘才進府，幫辦雜務。華公子應了，說道：「我這裡到不拘人多人少，只要人好，是你的好朋友。自然不用講了。說請你去講一聲，請他來就是了。」即吩咐林珊枝傳諭總辦，將魏師爺修金欵饌說定，富三連連答應幾個「是」！又進去見了華夫人，就辭了，一徑出城，通知了魏聘才，請其明日就去。

是日聘才就與子玉說明，並謝數月叨擾。子玉吃驚道：「大哥何故要去，莫非嫌小弟有得罪之處麼？」聘才連連陪笑道：

「愚兄自到貴府以來，承伯父母同棣臺如此恩待，豈尚有不足？無奈愚兄此番進京，家父諄諭自己，定要謀一前程出京。

因此處稍可巴結，且富老三力為作合，且去看看光景。只隔一城，原可時常來的，棣臺若不忘懷，華府園亭，聞說是極好逛的。伯母前請棣臺先為稟明，明日起身時，再進去叩謝。」李元茂在旁，聞得聘才要進華府，心中有些難過，道：「你去了只剩了我，且你也少了個伴兒。我聞得華公子脾氣不好，你倒不要去吃釘板，還是在此罷，過年再說。」聘才道：「各人有各人的打算，我如今比不上你了。你是知縣少爺，享現成的福，我不但自己不能受用，還要顧家呢！」子玉聽到這句，便知不能強留，只得進去與顏夫人說了。顏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只好聽他自去罷。但老爺出門時，囑咐我好生看待，且說他倒能辦事。但此時也無甚多事，如果將來有事，再請他回來亦可。」

是晚即命子玉與聘才餞行，又送出四□兩銀子與聘才，聘才感激不盡。一夜與元茂談談講講，各有難分之意。

明早富三爺即遣人帶了兩輛車來接聘才，聘才即拜別顏夫人並子玉，又辭了元茂，收拾停妥，帶了四兒一徑上車。先到富宅略敘片時，富三親送到華府。到了門口，富三先著人回進去，並說魏師爺來了。聘才在車內一望這門面，就覺威嚴得了不得，就是南京總督衙門，也無此高大。門前一座大照牆，用水磨磚砌成，上下鏤花，並有花簷滴水，上蓋琉璃瓦，約有三丈多高，七丈多寬。左右一對大石獅子，有八尺多高。望進頭門裡，約有一箭多遠，見圍牆內兩邊盡是參天大樹，襯著中間一條甬道，直望到二門，就模模糊糊，不甚清楚。覺有數人在那門口坐著。回事人進去了有半個時辰，才見出來，說：「請！」富三同魏聘才便下了車，二人整整衣裳走進。將近二門，見那一班人慢慢的站起來，約有三二個，都是一色衣服，有幾個見了富三上前請安，並問道：「這位就是請來的師爺嗎？」魏聘才亦各照應了。走進二門，又是甬道，足有一百多步，才到了大廳。回事的引著，轉過了大廳，四面迴廊，闌干曲折，中間見方，有一個院子，有花竹靈石，層層疊疊。又進了垂花門，便是穿堂。再進了穿堂，便覺身入畫圖：長廊疊閣，畫棟雕樑，碧瓦琉璃，映天耀日。聘才是有生以來，沒有見過這等高大華麗，絢爛莊嚴，心上有些畏懼。富三是去熟的，引路的道：「請三爺到西花廳坐罷。」那人便曲曲折折走了好一會，方到了一個水磨磚擺的花月亮門站住了，就不進去了。咳嗽一聲，裡面走出四個年輕俊秀家童來。那人交代了說：「請進西花廳去。」聘才隨富三進得門來，是一個花園，地下是太湖石堆的，玲瓏透剔，下面是池水，俯見石罅中游出兩個金色鯉魚來。修竹礙人，狂花迎面。走了數步，上了好幾層參差石蹬，接著一座石板平橋。過了橋，是個亭子，下了亭子，又是假山擋住，絕似獅子林光景，要從神仙洞內穿出，方見一所花廳。

接著又有幾處亭榭，綠樹濃陰，鳥聲噪聒。庭前開滿了罌粟、虞美等花，映襯那池邊老柏樹上垂下來的藤花，又有些海棠、紫荊等類。

來到花廳，前面是一帶雕闌，兩邊五色玻璃窗，中間掛一個綠色夾紗縐銀線的簾子。書童把紗簾吊起在一個點翠銀蝴蝶鬚子上。進得廳來，地下鋪著鴨綠絨毯，上頭是用香楠木板做成船室，刻滿了細巧花草。懸著一個匾額，是王鐸寫的「苔花岑雨聯情之館」的墨跡四圍珠纓靈蓋，燈彩無數。中間平門上刻著文徵明的草書，一張大炕都是古錦斑斕的鋪墊。炕几上供一個寶鼎，濃香芬馥。兩邊牆上糊著白花綾，一邊是掛著王右丞八幅青綠的山水，一邊是兩個博古廚，上頭盡放些楠木匣子，想是古書。所有桌凳杌椅盡是紫檀雕花，五採花錦鋪墊。

正是個錦天繡地，令人目炫神亂。富三與聘才就坐在椅子上，等有兩盞茶時候，忽見一個書童出來說：「公於今日不爽快，請三爺與師爺到東花園和各位師爺們見見，就請魏師爺在東花園與張師爺、顧師爺在一塊兒住罷。」富三又說：「替我請安。」聘才也站起身道：「替我亦說到。」小廝答應了「是」。窗外那個書童就請富、魏二位到東花園去，仍由舊路出了月亮門。

那東花園卻在前面東首，聘才跟著富三，重新向外彎彎轉轉，盡走的迴廊，處處多有人伺候。華府規矩：每一重門，有一個總管，有事進進都要登號簿的。聘才走了半天，心中也記不清過了多少庭院。及走到穿堂後身，東首有一條夾巷，覺有半里路長。又進了一重門，才見一個花園。這花園卻也不小，有亭有臺，有山有水，花木成林，又是一樣景致。這引路小廝交代了園中的人，就不進去了。那邊又有人來接引。進了斑竹花籬，是一所廳，兩進共有間，還有些廂房。此中是張笑梅、顧月卿畫畫之處。顧、張二位出來相見，知道聘才是富三爺新薦來的，便陪著聚談。聘才見那張笑梅，倒也生得俊俏，是杭州人，年紀二上下，是畫工筆人物的，就是吹竹彈絲也還來得。顧月卿是蘇州人，比笑梅略長兩歲，亦頗俊秀，是畫山水花草的。那邊還有個書啟先生叫玉卿雲，是老公爺的舊友，有五餘歲了。閻簡安是辦筆墨雜務，他二人又在一個院落，當下都請來見了。閻簡安道：「不料前日一見，今日就進我們府中來，有這等奇事。」聘才道：「小弟多蒙華公子謬愛，招之門下。無奈鉛刀襍線，一無所能，諸事全仗老先生們教訓。」

閻、王二老便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東人慕名請來的，自然是個名下無虛的了，我們都要請教。」聘才連聲說：「不敢。」富三爺道：「這魏老大的把弟，且係南城外梅大人的世姪，極有本事，最夠朋友的。此刻新來府中，一切都不在行，先生們自然要攜帶攜帶，都是一家人，倒不要生分才好。我明日見了我們舅太爺，還要面托的。」又對聘才道：「咱們到裡頭屋子，瞧瞧住那一間？」又同聘才到了裡頭一進，也是五間，東邊兩間張笑梅做房，聘才就在西邊兩間下榻，中間空了一間為會客之地。富三即叫將行李搬進，叫小廝們鋪設好了。

正要走時，只見一人進來，說道：「公子送了一桌酒席，就請三爺和各位師爺陪著魏師爺喝鍾酒，公子說不要見怪，實在坐不下，不能來陪，又給三爺道乏。」富三爺站起來道了謝。又道：「時候也不早了，剛是吃飯時候了。」大家就在中間屋子裡圓桌上吃起來，無拘無束，甚為暢快。聘才見這席菜，只是上不完，大碗、中碗、大碟、小碟通計有四多樣。眾人直飲到二更，富三方辭了眾人出去。他的家人提燈伺候，聘才送到園門，富三又嘮嘮叨叨囑咐一番。聘才尚要送出，富三道：

「不要送了，回來你認不得進園子倒累墜，咱們歇天再見罷。」於是不顧而去。聘才進內又與張、顧二人談了好一回，又探問了好些府中光景方歇。

次日，張、顧二人，又引聘才去見了各項的朋友，連府中總管的爺們，以及帳房、司閩、司廚、管馬號、掌庫房，並各處門口掛號簿的人，凡有頭腦的，都一一見了。正是侯門如海，聘才初進來是一樣摸不著的，反覺拘束得很，連話也不敢多說一句，惟有小心謹慎，恭維眾人而已。看官記明：從此魏聘才進了華公府了，慢慢的就生出多少事來。此是後話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子玉因聘才去了，心中也著實思念了幾天。此時是四月中旬，因有個閏五月，所以節氣較遲，尚見芍藥盛開，庭外又有丁香、海棠等，紅香粉膩，素面冰心，獨自玩賞了一回。

鳥聲聒碎，花影橫披，不覺有些疲倦，因憶古人「風暖鳥聲碎，日高花影重」二語體物之工。復想起陸索蘭那日待我的光景，又尋出素蘭寫的扇子，細細的看了一遍，因又想到：「我也要送他些東西才好。遂檢出古硯一方，好香墨兩匣，徐松陵墨蘭冊頁二方，團扇一柄，即將前日所作送春二律，用小楷寫好，始而欲遣人送去。繼因長晝悶人，遂起了訪友的興致，尋芳的念頭。到上房裏過萱親，說訪劉、顏諸人，隨了小廝，登輿遍訪諸人，一無所遇，大為掃興。只得獨自來至素蘭寓所，恰值素蘭從戲園中回來，迎接進內，未免也有幾句寒溫。子玉即將所送之物，面贈素蘭，素蘭謝了，細玩一番。又見字畫端楷，重複謝了又謝。即同子玉到臥室外一間書室內，是素蘭書畫之所，頗為幽雅，因問子玉道：「今日為何獨自一人出來？可曾到過對門？見你心上人麼？」子玉笑道：「今日走了好幾處，沒有見著一個。我本為你而來，對門也未去，不知玉依在家不在家？」素蘭歎口氣不言語，子玉心疑，便問道：「香畹因何不快？」素蘭道：「我自己倒沒有什麼不快，我想起你心上人，你們背地裡這本糊塗帳，將來怎麼算得清楚，白教沒相干的眼淚，淌了許多，到底亦不曉得為什麼。問他，他又不說，猜抹也猜抹不出來。其實你們又不天天見面，何以就害得人到這個模樣呢，連他的師傅也不懂的，說他近來有些痰氣，無緣無故就酸酸楚楚，待人更不瞅不睬。從前見人不過冷淡些，卻沒有心事。自從你們怡園同席之後，他就不大招呼人，對我們講話，總喜歡說梅花，就搭不上這句話，也硬搭上來。說喜得是怡園梅庵，又要蕭靜宜畫了四幅各色的梅花，這也罷了。」

忽又問起度香南邊定織來的綢緞，可有那折枝梅沒有，雜花的有沒有？難為度香竟找出幾匹來，如今現做了袍子、襖兒穿上了。你說這個心思奇不奇，不是為你是為誰？」子玉聽了便覺一陣心酸，止不住流下淚來，要說話。喉間若有物噎住說不出，只呆呆的看著素蘭。素蘭又道：「到底你們是怎樣的交情？我是你的功臣，為你費了些神。因我有些像你，所以常來對我講些懂懂話兒。我說你這片心，不知人家知道不知道？」

又不知人家待你，也有這種情分沒有？他倒說得好，這是我自己的心腸，管人家知道不知道，又管人家待我怎麼樣，橫豎我自己一人明白就是了。庚香先生，你心裡到底怎伴。你不妨對我說說。你當面不好意思的對他講，我替你代說，自然你也有一番思念他的心腸，何妨說給我聽聽。」子玉只是不語，素蘭料著是不肯說的，「我們同到他家去瞧瞧罷？」子玉略一躊躇道：「去也使得。」於是素蘭即同子玉走出門來，不多幾步，即到了秋水堂門口，見有五六輛車歇著。素蘭道：

「這光景是裡頭有客，只怕不便進去，不如回去，先著人進去看看何如？」子玉心上略有一分不自在，不曉裡面所請是何客，玉儂陪與不陪？又想起他家裡請客，斷無不陪之禮。毫無主意，只聽憑素蘭進退。

素蘭回到自己家門口，喚人往琴言處打聽，不多一刻，來說琴言臥病在牀，請客是他師傅長慶請分子，是部裡幾位經承先生，還是吃的早飯，不多一回就散的。素蘭道：「再請到裡面坐著等罷。」子玉聽見心中略定，只得重進裡面。無精打采的坐下。素蘭只管笑嘻嘻的問長問短，又問你到底待那玉儂何如？子玉被問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玉儂之事，其說甚長。」就把魏聘才途中所見情景，至今年會館中見他一齣《驚夢》，真是絕世無雙，情文互至，尚未悉其性情抱負。及到怡園為假琴官所戲，我說出思慕琴言，原為其守身如玉，落落難合，不料其自棄如此。那時玉儂在屏後聽了嗚咽欲絕，及同席時又彼此都講不出什麼來，倒像是前生相契，今生重逢，兩人心事你知我見，無用口說的光景。彼亦不期然而然，我亦無所為而為。

總覺心頭眼前，不能一刻棄置。你不說，我尚不知他背後如此牽掛。我為他，我是曉得他底蘊；他為我，難道他又曉得我什麼？且我有何感動他處，使他如此？倒不如不見面罷，省得見面時更多感觸。子玉說到此處，更神色慘淡，似有悲泣之意。

素蘭亦覺淒楚，便淌下淚來，半晌勸道：「你們兩人前生竟有些瓜葛，不然何至於此？以君才貌而論，是人人憐愛的。但似玉儂之冰雪心腸，獨為你纏綿宛轉。

以度香之百般體貼，亦算溫柔鄉中一個知己。我看玉儂待他，不如待君□分之二，難得度香更加愛惜，說道：『人各有緣，此中係天定，非人情能強。』且度香屬意玉儂一人，毫不移動，此真是多情種子，非玉儂不足為度香賞識，非度香不足為玉儂眷戀。《國風》好色而不淫，其度香、玉儂之謂乎！」子玉聽了，感激度香萬分，且愛素蘭之聰慧，不枉《曲臺花譜》中定作探花郎也。

因談了許多時候，素蘭又請子玉隨意用了些點心，著人再到琴言處探望。來人回來說道：「起先之客倒散了。偏又來了一班人，說要叫琴言，長慶回他不在家，那些人不肯去，坐著等候。長慶因不認識他們，便不應酬，自到房裡吃煙去了。被他們闖進去，將長慶的煙槍搶了，要到兵馬司衙門出首他。長慶無法，只得賠禮，又請了他間壁糟房李四、緞子王三兩人解勸，閒人哄滿了一堂，正在那裡鬧不清楚呢。」子玉聽了，長歎一聲道：「我與玉儂要見一面，都如此之難。今日天也不早了，我也要回去，你明日見他時代為致意，說不可如此。必要保重身體；度香處倒要常去走走，不要叫人見怪。

我是不能常出門的，遲幾天再見。你若見了度香，也為我多多致謝。歇一天我們去逛他園子呢。」素蘭道：「你幾時出來，約定日子到我這裡來，我約玉儂過來，倒是我這裡清淨。

他師傅有些脾氣，偏偏玉儂遭逢著他，也是玉儂運氣不好。」子玉道：「他師傅怎樣脾氣？」素蘭道：「愛錢多，怕勢大，厭人窮。玉儂因度香所愛，故尚待得好，從前待別人就沒有這樣。」子玉聽了，又添了一件心事，放心不下，總之無可奈何，躊躇躊躇。見天氣已晚，只得硬了心腸出來，上了車回顧了幾次，一徑出了衙門方才坐好。小廝跨上車沿，只見迎面兩馬一車，走的潑風似的，劈面衝來，偏偏是王通政，子玉躲避不及，只得要下來。王文輝連忙搖手止住，問了幾句話，也就點點頭開車走了。

今日子玉出門，只與素蘭談了半日，所訪不遇，倒遇見了丈人，好不納悶。意欲去望高品，又嫌路遠，且出門過久，又恐高堂見責，只得快快而回。

正是不如意事常八九，且聽下回分解。